

水中月

李天靖 张海宁 主编

中国现代禅诗精选

上海文化出版社

水 中 之 日

中国现代禅诗精选

李天靖 张海宁 / 主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中之月——中国现代禅诗精选 / 李天靖、张海宁主编.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80740 - 383 - 8

I. 水... II. ①李... ②张...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
现代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禅宗—通俗读物
IV. I226 B946. 5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6957 号

责任编辑

陈鸣华

装帧设计

许菲

书名

水中之月——中国现代禅诗精选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 sta. net. cn

网址: www. slcm. com

邮政编码

200020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5.25

文字

11 万

版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21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80740 - 383 - 8/I · 541

定价

18.00 元

敬告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021 - 65410805

序一 禅诗的现代美学意义

/ 洛夫

在中国传统美学中,禅悟是一个审美心理活动的重要概念。在诗中,禅悟又须与境界建立起有机性的联系。禅悟,以宋代严羽的话来说,也就是“妙悟”,他在《沧浪诗话》中说:“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不论渐悟或顿悟,这个“悟”就是进入禅道的不二法门。禅宗之所以强调“悟”,是因为所谓佛理是一种“实相无相”的微妙法门,就诗而言,这种“实相无相”就是诗的境界,以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在人的潜意识里,因纯粹心灵感悟所产生的空灵境界。禅道在于空,诗道在于灵,所以空灵为禅诗不可或缺的一种属性。

空灵也是纯诗的一种特征。

我早年写诗便有一个突破性的想法:企图将禅的思维与生活中偶尔体验到的禅趣引入诗的创作,为现代诗的内涵与风格开辟一条新的路向。我的第一部长诗《石室之死亡》出版时(一九六五年),我在自序中指出:超现实主义的诗进一步势必发展为纯诗,纯诗乃在于发掘不可言说的内心经验,故是发展到最后即成为禅的境界,真心达到不落言筌、不着纤尘的空灵境界。

时隔四十余年,我这一得之见,至今并无本质上的改变。多年后,我的从纯诗到禅诗这一发展过程又有了新的论证,这就是我把西方超现实主义与东方禅宗这一神秘经验予以融会贯通,而蜕变成为一种具有现代美学属性的现代禅诗,我认为这种禅诗有一种可以唤醒生命意识的功能。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学和艺术中都有一种飞翔的、飘逸的、超越的显性素质,也有一种宁静的、安详的、沉默无言的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隐性素质,这种隐性素质就是诗的本质,也是禅的本质。我认为一个诗人,尤其是一位具有强烈生命意识,且勇于探寻生命深层意义的诗人,往往是用诗来描述、来拷贝人生的表象,他对现实的反思,人生的观点,以及有关形而上的思考,都是靠他独特的美学来表现的,其独特之处,就是超现实主义与禅的结合,而形成一种既具有西方超现实特色,又具有中国哲学内涵的美学。超现实的作品力图通过对梦与潜意识的探索来把握人的内在真实,而禅则讲究见性明心,追求生命的自觉,过滤潜意识中的诸多欲念,使其升华为一种超凡的智慧,藉以悟解生命的本真。超现实与禅二者融合的诗,不但对现实世界作

了新的调整,也对生命作出了新的诠释。

超现实主义最大的特色在于采用自动语言。不论是发掘潜意识的真实,反对逻辑思辨的虚幻,或凸显人生的荒谬,超现实主义都在扮演一个反叛角色,但就诗歌的创作而言,它仍有其正面的意义,它有助于诗人心象的扩展,诗的纯粹性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它采用的自动语言可使诗从传统修辞学中得到解放。超现实派诗人认为,唯有放弃对语言的控制,真我与真诗才能浮出虚假的水面,凡是经过刻意修饰的漂亮文字,都是人造的伪诗。

至于中国的禅,绝非什么超自然的神秘主义,它的特色是融合儒、道、释三家的精神于一体,愈到近代,其哲学意义愈大于宗教意义。禅宗主张觉性圆融,直观自得,而这种觉性与直观乃出于潜意识的真实,亦即生命的本真。禅宗到了马祖创立南宗,主张平常心是道,在红尘中修佛才是真佛,因此禅可以是一种大众化的形而上,如透过诗的形式来表达,禅也就像超现实主义同样可以使诗人的精神达到超越的境界。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因为文字受到理性的控制,难以回归人的自性,这与超现实主义反对逻辑语法,采用自动语言的立场是一致的。试看以下这段禅师的对话:

赵州从谗禅师参南泉,问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师曰:还可趣向也无?泉曰:拟向则乖。师又曰:不拟争知是道?泉曰:道不属知,亦不属不知,知是幻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廓然荡豁,岂可强是非耶?

对话中所谓的“趣向”,即是逻辑推理,这说明禅道一经理性的辨析便立刻受到歪曲而落入虚幻。然而,就诗歌的创造过程而言,语言的转化是一个关键。潜意识本身不是诗,如果诗歌创作完全依赖潜意识而采用一种不受理性控制的自动语言,其结果势必陷于一片混乱。目前我们读到许多既不可知解,也无从感觉的伪诗,就是假超现实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之名而行之。因此,多年来我一向主张一种修正的约制超现实主义。我始终认为:诗的本质应介于意识与潜意识,理性与非理性,现实与超现实之间。诗的力量并非完全来自于自我的内在,而是产生于诗人内心世界与外在现实世界的统一,只要我们把主体生命融入客体事物之中,潜意识才能升华为一种诗的境界。在语言的处理上,诗人尤应善加约制,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可说是一个醒着做梦的人。在诗的酝酿阶段,他的诗情诗意多半处于一种不稳定不清晰的朦

胧状态,但当语言形成活生生的意象而成为诗歌文本时,诗人必须清醒地做语言的主人,对语言作有效的掌控。

在探讨诗歌语言的问题上,我在诗集《魔歌》的自序中,曾对创作一首禅诗的心理过程有这样一段阐述:语言既是诗人的敌人,也是诗人唯一凭借的武器。诗人最大的企图就是要将语言降服,使其成为一切事物和人的经验的本身,若要达成这一企图,诗人首先必须把自身割成碎片,而后融入一切事物之中,使个人的生命与天地万物的生命融为一体。作为一个诗人,我必须意识到:太阳的温热也就是我血液的温热,冰雪的寒冷也就是我肌肤的寒冷,我随云絮而遨游八荒,海洋因我的激动而咆哮,我一挥手便群山奔走,我一歌唱便使一株果树在风中受孕,叶落花坠,我的肢体也随之碎裂成片。我可以看到山鸟通过一幅画而融入自然之中,也可听到树中年轮旋转的声音。

事后发现,这一段意象化的诗性语言所阐述的内涵,与下面这一段庄子《齐物论》的话有着惊人的相似: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庄子梦蝶以寄托有分与无分,有分即是个体的互异,无分则是万物的一体,其实庄子是说:万物各有面貌,有分是现象,是佛陀眼中的不变。故我认为,凡作禅诗者或论禅诗者都不能不具备这种心理因素。多年前我写的这首《金龙禅寺》即是源于一种入禅的心理而作的:

晚钟

是游客下山的小路

羊齿植物

沿着白色的石阶

一路嚼了下去

如果此处降雪

而只见

一路惊起的灰蝉

把山中的灯火

一盏盏地

点燃

显然这首小诗就是我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技巧，结合禅的妙悟心法所做的一次诗歌美学的实验，我所要表现的，乃是根据我的物我同一观念，尽量消除个体的差异而使人于万物融为一体。当灰蝉惊起而鸣，掠过暮霭中的树枝山岭，山中的灯火也全给吵醒了，点亮了，这时你会顿然感到内心一片澄明，突然惊悟，生命竟是如此的适意自在。

禅诗通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禅师写的诗，乃寓禅于诗，把诗当作宣示禅道的媒介，例如神秀的示法诗：“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遣有尘埃。”就是这类徒具诗的形式而旨在说禅的诗。另一类是诗人写的禅诗，使用简单明彻的意象以显示禅意或禅趣的诗。诗人以禅入诗，诗评家以禅论诗，其滥觞可远追于盛唐，如王维、白居易、陈子昂等，无不精于禅理，即以富于社会责任感而善于处理现实题材的杜甫而言，客居四川成都的大部分作品也都能表现那种闲适恬淡的情趣，自有活泼的生机，既写出物理的常态，也写出超然物外的自性感悟，一种难以言说的禅趣。诗人的禅，一是从生活中悟出的禅理，一是从生活中体验到的禅趣。其实禅宗发展到马祖、石头，已开始主张“平常心是道”，禅就在穿肠吃饭的日常生活之中。依我个人的看法，禅不一定就是寺庙之禅、僧人之禅，可以说只是当下我们对万事万物的入神观照，对生命的整体感悟，对美的一种永恒凝视。

何谓禅趣？诗的趣味又是什么？这点严羽说得最为透彻：“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见《沧浪诗话》）钱钟书说：“不汎说理，而状物态以明理，不空言道，而写器用以载道，拈此形而下者以明形而上者也。”（见《谈艺录》）他们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式说明了禅趣的奥秘。钱氏之言，也正是我常强调的意象思维，如不透过意象来表现（状物态以明理），再高深的理，再玄妙的道，在一首诗中只是空话，我们要的当然不是空话，而是语言以外的无穷意味。

禅趣也不一定表现在机巧漂亮的诗句中，王维的“空山不见人，而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语言浅白，没有世俗所谓的意义，看来似乎什么也没说，却直觉得兴味盎然，佛家所谓“言语道断”，这种兴味可意会，不可言说。王维另一首脍炙人口的禅诗是《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我们读这首诗最初的体味是江南云溪春夜的万籁俱寂和整个宇宙的空旷，而这种静寂与空旷却是由一连串的“动”和“声音”所形成。“花落”“月出”是动，同时你也可以由“心耳”听到花落的声音，月出而惊得山鸟扑翅乱飞

的声音。佛言：“譬如小涧响声，愚痴之人谓之实声，有智之人只知其非真。”但话说回来，如没有实声的衬托，就无法表达这种“知其非真”的虚静寂灭的禅境。以诗的本质而言，王维的禅境其实不在乎“禅”，而更在于他那种独特的语言艺术形式，以及透过这一形式所表达的美感经验，也就是诗的意境和诗的趣味。这类诗没有时态，这表示诗人不是从某一特定时间去观察，而是在永恒的观照下呈现出大自然的真貌。

由诗而魔，由魔而禅，由生命诗学进而潜入禅思诗学，这对我来说不是遁逸，而是超越，换一种方式观照人生、审视世界。数年前我将散落在各个诗集中的现代禅诗精选七十余首结集出版，书名《洛夫禅诗》，为近年来两岸渐次展开的现代禅诗诗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参照个案。这次我喜见李天靖先生挟其最近主编另一部诗选之余绪，正在积极搜集资料，范围广及两岸三地，又与张海宁先生编了这部《水中之月——中国现代禅诗选》，并嘱我作序。我欣然应诺，是因为我对现代禅诗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有年，本就有意编一部禅诗选集，现李天靖先生等同仁捷足先登，我自当乐观其成，愿跨刀相助。我这篇小序仅从宏观角度阐述我对禅诗的理解，并试图探究禅诗的现代美学意义，至于个别诗篇的诠释与评价，主编李天靖已在每首诗的后面都附有一篇精彩的品读，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窥探此诗堂奥的视角，我也不再多费笔墨，另作赘述了。

二〇〇七年六月序于加拿大温哥华

序二 传统与现代的一个契合点

/ 孙琴安

去年春,李天靖在编定了《波涛下的花园——中外名家现代诗技法鉴赏》一书后,曾对我说,他还想编一本禅诗选。

当时只以为他随便说说,也没放在心上,不料到了年杪,他与张海宇果然把一本《中国现代禅诗选》的书给编撰出来了。

这无疑是一本慧眼独具的诗选。

所谓“禅诗”,自古有之,实际上是从禅宗发展而来。而禅宗本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以专修禅定为主,南朝宋末由菩提达摩从天竺来华传授禅法而创立。自佛学传入中国,便与中国的诗学结缘。早在唐五代,佛教典籍中的“门”、“势”诸概念,便已逐渐引进渗透到诗论之中。南宋严羽以禅喻诗,提出“妙悟”之说,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尤为重大,王士禛等均沿其说,以至成为中国诗学理论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到了今天,禅宗甚至已渗入音乐、绘画等艺术门类,使其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或艺术上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曾涌现过许多优秀的禅诗,有些是和尚写的,如皎然、寒山、拾得、齐己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有些诗虽不是和尚写的,却也充满着禅意,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王维句);“月在上方诸品静,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常建句);“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张祜句)……都极具代表性,早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同样的,在中国近百年的大量新诗中,也已出现过一些富有禅意的诗篇,只是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已。至于专评禅诗的新诗选本,似乎更未闻见。

而今,李天靖在评选了《一千只膜拜的蝴蝶》、《波涛下的花园》两本颇有现代意味的诗集以后,又把目光移到了中国现代的禅诗领域,这一视角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因为禅诗本就是一个传统而古老的课题,而李天靖却把它与中国的“现代”挂靠了起来,使其成为一个具有传统与现代双重含意的复合体。其中所选皆为新诗,有五四以来的名诗人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废名、卞之琳、辛笛的作品,也有海外华人名家洛夫、余光中、郑愁予、周梦蝶、席慕蓉的作品,更有当今中国大陆一批崛起的实力派诗人的作品。

当然,对于禅与禅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来便有不同理解。

就此书所选的禅诗来说,无非有两大类,一种是对佛教范围内种种物象的直接描写和吟咏,诸如对佛寺、佛像、袈裟、菩提、莲花、经幢等物的感受和联想;另一种虽未直接涉及禅和佛家事物,只是抒发他对人生世象、生活百态、大千世界、生死幻灭、宇宙万物的感受和领悟,但这些感受和领悟所达的境界,与佛家禅宗又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妙合。

应该说,李天靖与张海宁所认定的禅诗范围,与古人的划分大致吻合。古人对禅诗也没有一个明确而一致的界定,一般来说,我们平时所说的禅诗,恐怕主要还是指诗中所蕴含或折射出的禅意、禅趣、禅味和佛理而言的。有些诗虽然写的是佛寺塔院、莲花菩提,但其中的禅意、禅趣较少;有些诗虽未以佛家事物为题,字里行间却充满着浓浓的禅意或禅趣,令人回味。就此书中所选,二者均有不少佳作。废名的《海》、洛夫的《禅味》、郑愁予的《夜宿谷关一未落成的寺内》、周梦蝶的《菩提树下》、蓉子的《一朵青莲》等,不愧名家之作,各有禅意、禅趣或禅味在内。席慕蓉的《一棵开花的树》,构思甚佳,仍以诗情为多,最终仍以情意淹没了禅意;余光中的《山雨》末尾跌出禅意,却总嫌造作的成分多一点;顾城的《佛语》等,更多地仍是从世态的角度来写的。

不过,就我个人来说,除了名家的一些诗作以外,我也特别喜欢一些新涌现的实力派诗人的作品,如书中所选的海岸的《长椅》、羊令野的《贝叶》、萧融的《高原牧歌》、人邻的《寺院梧桐》、姚风的《进香》、成路的《朝向阳光生长的青苔》、周鼎的《终站》、叶人的《真理的黄昏》等。我不知他们是否刻意在写禅诗,反正在这些诗的字句内外,都有意无意地蕴含或流溢着一些禅趣、禅味。周鼎的《终站》是个大题材,似乎太简约了一些,否则可以写出更多的味。另外,周梦蝶的《托钵者》恰好相反,其起结皆好,如全诗再简约一些也许会更好。荣荣的《放下》等,虽然都来自生活的感悟,却自有禅意在内,给人以更多的启迪。

与以往所编选的两本诗集一样,此书也进行了分类编排,每首诗后均加有“品读”,游刃于诗意与禅意外,出没于诗学与佛学之间。看得出来,为了解读好这里的禅诗,编者可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禅对我们现代生活、现代文化,乃至现代诗,究竟有无意义,有多大意义?这是个话题,也不是这篇短序所能解决的。但严羽提出的“以禅喻诗”之说,肯定有他的道理。我不敢说禅与诗的最高境界是殊途同归,但至少两者之间在某些领域有共通之处。

法国象征派诗人保尔·瓦雷里曾说过:“有一个广阔无垠的智力

的感性的国度”，至今仍为诗所忽视。如果他所说的这一“国度”的确存在的话，那应该引起我们诗人的足够重视。而禅诗正是其中的载体之一。

是为序。

二〇〇七年圣诞节至二〇〇八年元旦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目 录

⋮
⋮
⋮
⋮
⋮
⋮
⋮

(序一)禅诗的现代美学意义 / 洛夫 -1

(序二)传统与现代的一个契合点 / 孙琴安 -6

心花

海 / 废名 -3

我不懂荷花升起是一种欲望或某种禅 / 洛夫 -5

谈禅与微雨 / 郑愁予 -8

希望 / 绿原 -10

一棵开花的树 / 席慕容 -11

涅槃 / 韩作荣 -13

蓬莱寺饮茶 / 季振邦 -15

进香 / 姚风 -18

水云

航 / 辛笛 -23

说法二帖 / 詹虹 -25

苦思尊者 / 罗青 -27

雪 / 严力 -29

寂 / 张烨 -30

女儿初学钢琴：莫扎特弹，钟子期听 / 欧阳江河 -32

雨中峨眉 / 奕林 -34

在内蒙的蓝天下 / 安琪 -35

坐看 / 陈慧华 -37

彳亍

背向大海 / 洛夫 -41

山雨 / 余光中 -49

雪意 / 王家新 -50

一次艺术培训的瞬间记忆 / 陈鸣华 -51

禅,跳舞 / 颜艾琳 -53

垂钓 / 韩高琦 -55

长椅 / 海岸 -57

凡间的神祇 / 于怀玉 -59

千灯

石佛 / 郭沫若 -63

夜宿谷关一未落成的寺内 / 郑愁予 -64

贝叶 / 羊令野 -66

藏明之歌 / 叶红 -68

弗米尔的光 / 多多 -70

滴水观音 / 舒婷 -72

在这茫茫的人世上 / 娜夜 -74

我是一声看不见的回响 / 许德民 -76

朝向阳光生长的青苔 / 成路 -79

旧地

镜铭 / 废名 -83

无题 / 卞之琳 -84

佛语 / 顾城 -85

禅宗修习地 / 舒婷 -87

青锁亭 / 宁宇 -90

高原牧场 / 萧融 -92

袅袅飞升的青烟 / 征帆 -93

禅念 / 钱涛 -94

草色

微笑 / 戴望舒 -97

菩提树下 / 周梦蝶 -99

刹那 / 周梦蝶 -101

暮 / 俞平伯 -102

亮得有点发白的光线 / 李天靖 -103

坐成一块悬在虚空的石头 / 李天靖 -105

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媚香楼听诗魔说法 / 李岱松 -106

- 滴水观音 / 徐芳 -108
放下 / 荣荣 -110
十一月的法雨寺 / 古马 -112

寒波

- 一朵青莲 / 蓉子 -117
山寺 / 白灵 -119
写在脖子上的菩萨 / 海子 -120
内心 / 默默 -123
观画者 / 叶青 -124
优于水 / 张海宁 -126
春末的傍晚 / 春野 -128
终站 / 周鼎 -129
真理的黄昏 / 叶人 -130
古寺问禅 / 熊召政 -131

尘埃

- 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 / 徐志摩 -135
如歌的行板 / 痍弦 -138
斯人 / 昌耀 -140
大漠落日 / 孔孚 -141
观音山 / 铁舞 -142
寺院梧桐 / 人邻 -143
杀狗的过程 / 雷平阳 -144
一棵树 / 杨键 -146
泥土和阳光 / 张炽恒 -148

- 后记 / 李天靖 -149

心花

善男子

海里

花将长在你的

海

我立在池岸，
望那一朵好花，
亭亭玉立
出水妙善——
“我将永远不爱海了。”
荷花微笑道：
“善男子，
花将长在你的海里。”

/ 废名

品读：

《大正藏》记载，莲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

此诗写“我”与池中一朵花的对话。明显的悖论，是此诗的迷人处——只爱“出水妙善”的一朵花，而“我将永远不爱海了”。《净土经》云：“欲想水者，极乐国土有八池水。一一池水七宝所成，其实柔软，从如意珠王生，分成十四支。”

“一一池水”即是海。但不管怎么，被爱总是高兴，一朵好花在此说法，微笑地称“我”为“善男子”，并说：“花将长在你的海里。”此处的“海”亦指善男子的心灵了——“一一水中，有六十亿七宝莲花。一一莲花……其摩尼水（宝水）流注花间……其声微妙，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净土经》）。

此善男子有福了。

此诗写于1931年，发表于1934年1月1日《文学季刊》创刊号。废名曾说：“这首诗，来得非常之容易，而实在有深厚的力量引得它来，其力量可以是雷声而渊默。我当时自己也甚喜欢它。”